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一回 觸舊事神往泣紅亭 聯新交情深凝翠館

話說師蘭言道：「若據對聯兩句看來：大約薄命是不能免的，似還不至甚多，幸虧『座上』兩字；若把『座』字變成『世』字，那可不好了。據我參詳：要說個個都是福壽雙全，這句話只怕未必，大概總有幾位不足去處。莫講別的，只望望那個泣紅亭的『泣』字，還不教人鼻酸麼？妹子有句話奉勸諸位姊姊：倒不必因此懷疑。古人說的最好，他道：『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』又道：『善惡昭彰，如影隨形。』無論大小事，只憑了這個『理』字做去，對得天地君親，就可俯仰無愧了。今日大家在此相聚，總是同年姊妹，非泛泛可比。諸位姊姊若不嫌絮煩，妹子還有幾句話。即如為人在世，那做人的一切舉止言談，存心處事，其中講究，真無窮盡。若要撮其大略，妹子看來看去，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規。你道那四句？就是聖人所說的：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』人能依了這個處世，我們閨閣也要算得第一等賢人。這是為人存心應該如此，不應妄為的話。至於每日應分當行的事，即如父母尊長跟前，自應和容悅色，侍奉承歡，諸務仰體，曲盡孝道。古來相傳孝女甚多，如女媧、緹縈之類，一使景公廢傷槐之刑，一使文帝除肉刑之令，皆能委曲用心，脫父於難。他如木蘭戍邊，以身代父；曹娥投江，終得父屍。他們行為如此，其平時家庭盡孝之處可想而知，所以至今名垂不朽。至於手足至親跟前，總以和睦為第一。所謂：『和氣致祥，乖氣致戾。』苟起一爭端，即是敗機。如田家那顆紫荊，方才分家，樹就死了。難道那樹曉得人事，因他分家就要死麼？這不過是那田家一股乖戾之氣，適值發作，恰恰碰在樹上，因此把個好好紫荊先就戾殺，他家其餘房產各物，類如紫荊這樣遭戾氣的，想來也就不少；雖說紫荊會死，房產不會死，要知房產分析或轉賣他姓，也就如死的一樣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子聞得田家那顆紫荊是他自己要死，以為警戒田家之意，姊姊怎麼說是戾死的？」蘭言道：「這話錯了。自古至今，分家的也不少，為何不聞別家有甚樹兒警戒呢？難道那樹死後，曾托夢田家，說他自己要死麼？即使草木有靈，亦決不肯自戕其生，從井救人。我說那樹當時倒想求活，無如他的地主已將頹敗。古人云：『人傑地靈。』人不傑，地安得靈？地不靈，樹又安得而生？總是戾氣先由此樹發作，可為定論？」

紫芝道：「怎麼別人分家沒見戾死過樹木？難道別家就無戾氣麼？」蘭言道：「戾死樹木，也是適逢其會。別家雖無其事，但那戾氣無影無形，先從那件發作頹敗，惟有他家自己曉得，人又何得而知。後來田家因不分家，那顆紫荊又活轉過來，豈不是『和氣致祥』的明驗麼？諸位姊姊，剛才妹子所說侍奉承歡，至親和睦，這都是人之根本第一要緊的。其餘如待奴僕宜從寬厚，飲食衣飾俱要節儉，見了人家窮困的盡力周濟他，見了人家患難的設法拯救他；如果人能件件依著這樣行去，所謂人事已盡；至於『薄命誰言座上無』那句話，只好聽之天命。若任性妄為，致遭天譴，那是『自作孽不可活』，就怨不得人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道：「姊姊這話真是金石之言。」

錦雲道：「以顏面而論，何至妄為，不知他獲何愆而至於夭？」蘭言道：「他如果獲愆，那是應分該夭的，夫子又哭他怎麼，就同歎那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』，一個意思，因其不應夭而夭，所以才『哭之慟』了。固云『命也』，然以人情而論，豈能自己。即如他這論上『泣』字，自然也顯當泣才泣的，我們那裡曉得。」錦雲望著眾人笑道：「蘭言姊姊的話，總要駁駁他才有興趣。剛才他說：『善惡昭彰，如影隨形。』我要拿王充《論衡》『福虛禍虛』的話去駁他，看他怎麼說？」蘭言道：「我講的是正理，王充扯的是邪理，所謂邪不能侵正，就讓王充觀面，我也講得他過。況那《論衡》書上，甚至鬧到問孔刺孟，無所忌憚，其餘又何必談他。還有一說：若謂《陰騭文》『善惡報應』是迂腐之論，那《左傳》說的『吉凶由人』，又道『人棄常則妖興』這幾句，不是善惡昭彰明證麼？即如《易經》說的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』；《書經》說的『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』這些話，難道不是聖人說的麼？近世所傳聖經，那《墳》、《典》諸書，久經漸滅無存，惟這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最古，要說這個也是迂話，那就難了。」錦雲笑道：「設或王充竟是這樣駁你，你卻何以對答？」蘭言道：「他果如此，我就不同他談了。」錦雲道：「敢是你辭窮麼？」蘭言道：「並非辭窮。我記得《家語》同那《大戴禮》都說：『保蟲三百六十五，聖人為之長。』聖人既是眾人之長，他的話定有識見，自然不錯，眾人自應從他為是。況師曠言：『鳳翥鸞舉，百鳥從之。』鳳為禽之長，所以眾鳥都去從他，你想：畜類尚且知有尊長，何況於人！妹子不去答他者，因他既以聖人為非，自然不是我們保蟲一類，他自另有介蟲或毛蟲另歸一類，我又何必費唇費舌去理他。」這一番話，說得眾人齊聲稱快。錦雲道：「若非拿王充去駁他，你們那裡聽這妙論。」

紫芝扶著茶几望史幽探、哀萃芳道：「二位姊姊：你們可記得那論上說的『以史幽探、哀萃芳冠首者』那句話麼？這個坐位已是注定的，不必謙了，請坐罷！我們腿部站酸了！早些吃了飯，還要痛玩哩。」幽探道：「既是久已注定，我們姊妹更該親熱序齒才是。況且即或我同萃芳姊姊坐了首席、二席，只怕沉魚、錦心兩位姊姊也不肯就坐三席、四席罷？」哀萃芳、紀沉魚道：「我們謙讓的話也不必再說，如果寶雲……七位姊姊，同蘭芝……八位姊姊，也照中式名次坐了，我們無不遵命。」蘭芝道：「諸位姊姊要教寶雲……七位姊姊也按名次坐，他是主人，安有比理。這是苦他所難了。至愚姊妹在舅舅家裡，既不能僭客，又是奉命陪客的。如四位姊姊坐過，自然該是文錦、蘭言諸位姊姊。何必再讓。」謝文錦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！妹子年紀甚輕，若這樣坐了，豈不教別位姊姊見怪麼！」

蔣春輝道：「諸位姊姊：看來這坐兒也難讓。妹子有個愚見：莫若除了主人，既是蘭芝……八位姊姊在母舅府上不肯僭客，索性也除了。共除一□五位。餘者拈鬮何如？並且不論上下，就以東北第一坐拈起，到西南主席上一位為末席。鬮兒雖按次序，坐位仍無上下；不然，要論席面，又要許多分派。諸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寶雲明知難讓，只好依著眾人。拈過之後，卻是陰若花第一，唐閨臣居末。婉如道：「你看連這鬮兒也來湊趣：若花姊姊本是女兒國儲君，自應該他首坐，恰恰就拈了第一。」紫芝道：「閨臣姊姊拈在末席，怎講呢？」婉如道：「閨臣姊姊拈在末席，就如總結一句的意思，言在坐一百人，無非都是唐朝閨中之臣。」紫芝不等說完，連忙搖手道：「姊姊留神，莫教聽見，把舌頭割去，那才是個累呢！」說話間，大家挨次坐了。綠雲道：「閨臣姊姊為何眼圈通紅，只管滴淚？這是何意？莫非拈了末席，心中委屈麼？閨臣忙把眼淚揩了，道：「妹子何嘗落淚！剛才被風吹了，所以如此。」原來閨臣因大家談論泣紅亭之事，觸動思親之心，不覺鼻酸滴淚，恨不能立時飛到小蓬萊見見父親，才趁心願；正在傷悲，忽被綠雲看見，忙用言詞遮飾，眾人也就忽略了。

若花道：「幽探姊姊，妹子有句話說：我們都是同門而兼同年，大家理應親熱，不該客氣才是。況異姓姊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佳話。剛才諸位姊姊都不肯上坐，也不過因姊妹相聚，那裡論得客套；所以此刻按鬮而坐，無分上下，真是親熱之中更加親熱。但既如此，還要姊姊向寶雲諸位姊姊說聲，送酒上菜一切繁文，也都免了，才更見親熱哩。」史幽探道：「姊姊所言極是。」於是大家都向寶雲姊妹說過。

不多時，丫鬟送了酒，又上了幾道菜。紫芝叫道：「若花姊姊！你說異姓姊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，這話我就不信！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難道自古至今，就只我們聚過？這話不要說滿了！」掌紅珠道：「若花姊姊這話並非無稽之談。妹妹不妨去查，無論古今正史、野史，以及說部之類，如能指出姊妹百人相聚的，愚姊情願就在對面戲台罰戲三本。」紫芝道：「我不信。我要查不出也罰三本。」眾人道：「好了！無論那位輸贏，我們總有戲看了！」紫芝想了半日，因走至卞濱五車樓上把各種書籍翻了一陣，那裡有個影兒，只得掃興而回。蔣春輝道：「妹妹！我勸你不必查了，認個輸罷。莫講百□人，就是打個對折也少的。我倒有哩，不但百□人，就是二三百人我也找得出。你如請我三本戲，我就告訴你。」紫芝道：「與其請你三本戲，倒不如認輸了。也罷，我就請你，你說出大家聽聽學個乖，也是好的。只怕未必有百□姊妹聚在一處，也未必有個憑據罷。」春輝向若花道：「妹子同紫芝姊妹說頑話，姊姊莫要多心。」因又向紫芝道：「如何沒憑據！我們本朝那部《西遊記》可是有的？《西遊記》

上女兒國可是有的？你到女兒國酒樓戲館去看，只怕異姓姊妹聚在一處的，還成千論萬哩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：我也不說，只教你自己想想這幾句話可值得三本戲？」春輝道：「若說這個不值，你就展我一年限，等我也去譔出一部書來，那就有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。

少刻，用過麵。寶雲道：「妹子恐諸位姊姊有不慣早酒，不敢多敬，只好晚飯多敬幾杯罷。」說著，一齊茶罷出席。彩雲道：「妹子在前引路，請諸位姊姊到園中遊玩遊玩。」大家都跟著散步閑行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